

(白族大本曲劇)

夫妻競賽

楊玉春 羅懷李編劇



少数民族戏曲剧本选

夫妻竞赛

(白族大本曲剧)

楊玉春 罗怀李 編劇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 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在秋收秋种期間，某生产队女队员玉宝，和其他女队员一起，创造了一部土播种机。使用这种机器播种，每天每人能播三十畝地。但玉宝的丈夫何貴認為土造播种机沒有人工播的快，小两口发生了爭执。后来，夫妻兩人請了証人，到田中作实地比賽。結果，何貴輸了，从此，他才心悅誠服地相信改良工具的好处。

夫 妻 竞 赛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王府大街63号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76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：10069 516 字数43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5

1960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 0.001—1,500册

定价(7)0.12元

編輯說明

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家庭，有着丰富的戏曲艺术宝藏。各少数民族戏曲，同广泛流行于汉族地区的戏曲一起，对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，起到巨大的作用。但在旧社会，由于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摧残，许多剧种逐渐丧失了发展的条件，甚至成为绝响，湮没不闻。

建国十年来，在党和毛主席的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针指导下，少数民族戏曲犹如枯木逢春，一些新诞生的民族戏曲，亦如雨后春笋，它们同汉族戏曲艺术，交相辉映，形成争芳竞艳的繁荣景象。

为了广泛地介绍少数民族戏曲，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，达到互相观摩学习的目的，我们编辑了少数民族戏曲剧本选集，做为向党的四十周年纪念的献礼。

为了能更多地、更方便地介绍给全国各民族广大读者，我们采取了单行本的方式陆续出版。

我们希望各种少数民族戏曲，都能在选集中得到反映，因此殷切盼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部门，和广大民族文化工作者，给我们以热情的帮助，经常推荐和介绍优秀剧目。

编辑和出版少数民族戏曲剧本选集，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，由于缺乏经验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多加批评和指教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六〇年五月

人 物

何 贵——男，二十二岁，生产队员。

王 宝——二十岁，何贵的妻子。

赵 强——男，二十八岁，生产队长。

雪 花——女，十八岁，生产队员。

李大爹——六十多岁。

时 间：1958年秋。

地 点：云南某农村。

第 一 场

布 景：李大爹家中。

幕 启：李大爹嘴里嘞着旱烟上。

李大爹（唸）新社会来真稀奇，农村到处创奇蹟，

龙王搬家水爬出，亩产粮食一万几。

老汉今年六十一，名叫长生本姓李，土里生来土里长，祖祖
輩輩种田地。说来不是我誇口，种庄稼的经验哪一門我不熟
悉。論犁田我是湯鍋里的猪脚——老熟手，講耙地全村都說
第一，說起小春播种，哪个有我的手脚“麻利”？可是那

些年青人，他們偏偏不服氣，說什麼解放思想就能上天入地，做起事來簡直不按常規正理。就以播種來說，他們說一天每人能播三十畝，還說不怎么費力氣，依我看，他們完全是胡思亂想，瞎吹牛皮，哪怕你是用機器，要是每人一天能播三十畝，我就從此不姓李。（唱高腔）

人人說用播種機，

又快又好省勞力，

一天能播三十畝，

質量數第一。

老漢面前說大話，

這些娃娃無道理，

不知天高與地厚，

胡亂吹牛皮。

播種機要人操作，

每天兩畝難爭取，

要是能播三十畝，

除非是飛機。

三皇五帝到現在，

從未聽說這樣事，

老子硬是不相信，

出門看看去。

一天每人要播三十畝麥種，簡直是說得好聽，吃根燈心，老子硬是不相信，我倒要去看看，他們是咋個播法。

李大爹出門，正要从左边下，何貴和玉寶互不服氣地从右边吵着上。

何 貴 我說是用手播的快，播的好！

玉 宝 我說用機器播的好，播的快！

何 貴 我說用手播好！

玉 宝 我說用機器好！

何 貴 我的好！

玉 宝 我的好！

李大爹 （聽見二人爭吵，回過頭來）你們小倆口吵什麼？才結婚的小夫妻，咋個就吵得牛嘴朝東，馬嘴朝西的？

玉 宝 大爹，你不知道，（指何貴）他不講理！

何 貴 大爹，你不要聽她的，她瞎吹牛！

玉 宝 你不講理！

何 貴 你瞎吹牛！

李大爹 莫吵、莫吵！你們為了什麼事，說來給大爹听听。

何 貴 好，我先說。

玉 宝 我先說。

何 貴 好，就讓你先說。

玉 宝 大爹，你不曉得，昨天我們婦女隊在田里用播種機進行播種比賽，每人播了三十畝，我叫他去學習一下，他還說我是吹牛，你說他講不講道理？

何 貴 你根本就是吹牛，一天播三十畝，又不是飛毛腿！

李大爹 什麼，玉寶，你們一天播種三十畝？

玉 宝 就是三十畝嘛。

李大爹 用什麼機器？

玉 宝 土造的牛拉播種機。

何 貴 大爹，你相不相信？

李大爹 相信个屁，除非是飞机！

何 貴 該是騙，連大爹都不相信騙。

玉 宝 怎么大爹也不相信？

何 貴 三岁娃娃也不会相信！

玉 宝 (气了) 嗯，思想還沒解放，看不見新事物！

李大爹 什么，我思想沒有解放？簡直是胡說！

何 貴 大爹說得对，完全是胡說八道！

玉 宝 (向何貴) 你才是胡說八道！

李大爹 不要吵鬧，你听。(唱脆板)

叫声玉宝你請听，

何 貴 (唱) 細听大爹說分明。

李大爹 (唱) 播种机是人使用，

何 貴 (唱) 我看也不行。

玉 宝 (唱) 我們手巧心又灵，

赶着水牛如駕云，

轉眼之間播一轉，

一轉播十分。

何 貴 (唱) 半虛空中作报告，

空講理論图好听，

一轉能播十分地，

說給哪个听。

李大爹 (唱) 提起播种这件事，

上村下营我出名，

不是大爹誇海口，

敢称在行人。

何 貴 (唱) 一天最多播兩畝，

李大爹 (唱) 這句話几果是真，

何 貴 (唱) 難道大爹不如你，

李大爹 (唱) 蘿卜比菜根。

玉 宝 (唱) 听了你們這些話，

玉宝气得肚子疼，

何 貴 (唱) 今天你若不相信，

下田比輸贏。

玉 宝 (唱) 閉着眼睛說大話，

東南西北分不明，

你要比來就去比，

大爹作証人。

李大爹 什么！要我去作凭証？

玉 宝 对，要請大爹作証。

李大爹 唉，玉宝，依我說：算了，你不是他的价錢。

玉 宝 唉，大爹請听。(唱)

真金不怕火來煉，

心热不怕冷水淋。

实际当中比比看，

事实就分明。

李大爹 好，既然你要比，我就替你們作証，我活了六十一岁，

也沒有听見過每人一天能播三十畝麦种。不过哩，玉宝啊，

俗話說的好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你还是要再三考虑考虑。

玉 宝 大爹，为了証实播种机比人播的好，播的快，今天一定

要到实际当中打打何贵的保守思想！

李大爹 啊！又是保守思想！这……（望着何贵。）

何 贵 大爹，怕什么，没有三板斧，不敢上瓦岗寨，比就比！

玉 宝 不有芭蕉扇，岂能过得去火焰山。要比就走！

何 贵 走！

玉 宝 走。

三人走圆场。

玉 宝 （唱平板）播种机来真是强，

何 贵 （齐接唱）人工播种更漂亮，
李大爹

三 人 （唱）看看谁输与谁赢，

谁把卫星放。

玉 宝 （唱）为了亩产万斤粮，

夫妻竞赛下田庄。（下。）

李大爹 （唱）六十老倌去作证，

何 贵 （唱）保险胜过她。

何贵欲下，被李大爹拉住。

李大爹 何贵，你倒是该有把握？

何 贵 大爹放心，一定不会给你家丢脸。

李大爹 好，那么就走。

二人欲下，赵强和韩花上。

赵 强 何贵，大爹，你们要去哪里？

李大爹 队长，何贵要和玉宝比赛播种，我去给他们作证。

赵 强 （向何贵）怎么，你们小两口要竞赛？

何 贵 是呀，她用机器，我用人工，我要和她比赛比赛，看是

哪个播得快，播得好。

赵 强 (笑了)何贵，要是玉宝输了怎么办？

李大爹 (插嘴)插她的白旗！

何 贵 红旗就是我的。

赵 强 要是你输了呢？

李大爹 (插嘴)插……(忙把何贵拉到一边，轻声问)何贵，你真的有把握？扛着白旗可不是好受的。

何 贵 喏，李大爹，还没有开始比赛，你就洩气，不怕不怕，要是比输了，我情愿扛白旗。

李大爹 好。(向赵强)队长，要是何贵比输了，就插他的白旗。

雪 花 要得。队长，我也去做个評議員，你看如何？

赵 强 好，我們就走。

众 人 (合唱平板)何贵夫妻大比赛，

播种田中摆战场，

手工米同机器比，

看誰最高强。

齐下。

——幕落

第 二 場

布 景：田野里。

幕 启：何贵、玉宝二人各拿籽种及工具上，走圓場。

玉 宝 (唱平板)手拿工具朝前走，

何 貴 (唱)我拿籽种随后跟,

主 宝 (合唱)今日夫妻来竞赛,
何 貴

取胜有信心。

何 貴 (唱)不怕你的机器快,
我的双手更厉害,
播种工作是能手,
名声早在外。

玉 宝 (唱)不怕你的本事大,
不怕你的手脚快,
人力来同机器比,
原形要出现。

何 貴 (唱)玉宝是个癞蛤蟆,
打个哈欠口气大,
今日若不超过你,
算不得好汉。

玉 宝 好了好了,大話少說,眼看已到田中,你我动手准备。

何 貴 对,动手准备。

各人准备工具。赵强、雪花、李大爹三人上, 强赵手里拿着紅、
白旗各一面。

众 人 (合唱平板,走穿花)

喜哈哈来笑哈哈,
党的号召真伟大,
秋收秋种大突击,
人人加油干。

赵 强 (唱)播种工作大竞赛,

雪 花 (唱)玉宝算得一枝花,

李大爹 (唱)你们不要把口誇,

赵 强
雪 花 (齐接唱)尝尝辣子湯。

赵 强 好了,大爹,我們不必爭論,你看,何貴他們已經先来了,比賽下来再說。

李大爹 对,比賽下来再說。

赵 强 何貴,你們准备好了沒有?

何 貴
玉 宝 准备好了。

赵 强 好了,雪花,你替他們把这块田分成两半。

雪 花 好。(划綫分田)何貴哥,你要哪一半?

何 貴 (指)我要西边这块。

李大爹 (忙喊)何貴,要西边那块。

玉 宝 (笑了笑)好好好,我就要东边那块。

赵 强 大爹,該是开始了?

李大爹 (站在田头看了看)开始,开始。

雪 花 何貴哥,玉宝姐,准备好。

赵 强 我喊一二就开始。

何 貴
玉 宝 好。

赵 强 (发口令)預备,一——二,开始!

何貴、玉宝忙播种,大家輪唱麻雀調。

李大爹 (唱)竞赛就象把仗打,

老倌心中乱如麻，
就怕何貴落了后，
要把白旗拿。（着急地看着何貴、玉宝二人。）

这时，玉宝已稍跑在前头，李大爹更急。

雪 花 （唱）玉宝姐姐果不差，
牛儿跑的蹦蹦，（向李大爹）
何貴哥哥落了后，
要把白旗拿。

玉 宝 （向何貴，接唱）
牛拉机器跑得快，
你有本事跟上来，
我吆牛儿不費力，
心中好自在。

李大爹 （急了）何貴，赶快追上，追上！

何 貴 （手忙脚乱地）嗒！（唱）
把我忙得气难喘，
渾身大汗淌出来，（看着大爹）
眼看要着落了后，
大爹怎安排？

李大爹 （更急）嘿，先前我就問过你，有沒有把握，你說有，这下又……唉！快点追上去！（急的轉来轉去。）

何貴忙着追，玉宝已播了一轉又回头。

赵 强 （唱）何貴忙得滿头汗，
眼看难把玉宝赶，
叫声何貴快加劲，

不然要垮杆。

玉宝播完两轉，何貴一轉还没播完，他突然住手，看着玉宝。

李大爹 何貴，你咋个不动手了？

何 貴 (把工具往田里一丢，跑上埂来)队长，我認輸了！

李大爹 (吃惊)啊！

雪 花 玉宝姐，停止，何貴哥認輸了。

玉 宝 好。(也跑上来)大爹，怎么样，看見了吧，机器快还是人工快？

李大爹 (沒話說了)唔！(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。)

雪 花 大爹，輸了就輸了，还有什么不服的？

赵 强 事实摆在面前，我們使用牛拉播种机要比人工播种快十几倍。大爹，何貴，这下你們該相信了吧？

何 貴 (难过地)队长，今天的竞赛，就象大炮一样，轟在我的头上，把我的脑筋轟开了。

李大爹 把我的保守思想也打跑掉了。

众笑。

李大爹 (唱平板)

播种机来頂呱呱，
人工就是不及它，
数量質量数第一，
真正是不差。

玉 宝 (唱)今天农具是土造，
明天就是机械化，
技术革命就是好，
紧記心头上。

何 貴 (唱) 开言叫声赵队长，
怪我思想太荒唐，
今天比赛我落后，
白旗该我扛。

队长，把白旗给我吧，从今后我相信农具改革的好处了。

李大爹 队长，且慢，听我讲来。(唱)

今天何贵落了后，
这个责任我承当，
怪我思想太保守，
是我影响他。

队长，把白旗给我！（从队长手里抢过白旗。）

何 貴 大爹，与你不相干，给我，我保证三天之内把它送出去。

李大爹 莫争，你扛我扛是一样，我两个共同把它送走。

雪 花 队长，那么这面红旗……

李大爹 红旗给玉宝，给玉宝！

何 貴 (不好意思地看看玉宝)对，给玉宝。

赵 强 好，玉宝，那么你就来接过红旗。

玉宝不接，雪花推过玉宝来接旗。

玉 宝 (接住红旗)队长，大爹，你们众位请听。(唱平板)

都是党的好领导，
我们发明又创造，
齐心协力向前赶，
发挥高工效。
今天队上奖红旗，

全社人人信心高，
从此紅旗要生根，
天天队上飘。

众 人(齐声)說得对。(唱)

快馬加鞭向前跑，
队上永远紅旗飘，
双手創造新世界，
人人喜气高。

赵 强 我們大家先回去准备准备，下午一齐用机器来播种好不好？

众 人 好。(齐唱麻雀調，并起舞)

技术革新大开展，
紅旗引导向前赶，
人人思想大解放，
干劲真是强。
人民公社个个爱，
共产主义要实现，
永远跟着共产党，
幸福乐无疆。

——幕落·剧終